周禮詳解 二

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

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
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
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縣士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
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
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
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

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鄉士掌國中者六鄉之獄在國中也各掌其鄉之民數者通掌國中而分掌其鄉也遂士掌四郊者六遂之地在四郊也各掌其遂之民數者通掌四郊而分掌其遂也縣士掌野者縣之獄在野也各掌其縣之民數者通掌野而分掌其縣也鄉之獄訟不聽於鄉而聽於國遂之獄訟不聽於遂而聽於郊縣之獄訟不聽於縣而聽於野者以其所掌者遠則察之欲其近故也所謂四郊非鄉地所謂野非遂地葢所謂公邑之在郊野者焉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地近則其治也詳故鄉士不特糾之

而已又加以戒焉遂地遠則其治也畧故遂士縣士無所戒也違其縣遂之戒令則糾之而已聽其獄訟察其辭者獄訟以辭為主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又曰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則察獄訟之辭者惟當致明以盡其情而已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或死或刑其罪之輕重既定又從而為之要書將以職聽於朝故也鄉士以一旬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以其掌者遠故待之欲其久所以慎用刑也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斷其獄弊其訟於朝則王朝所在無所容其私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又或掌官法或掌官常故各麗其法也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無虧也士師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也協日刑殺則協善日而刑殺之也肆之三日所以懲衆也若欲免之則上之所欲釋之者也於鄉之獄則王親會

之於遂之獄則王令三公會之於縣之獄則王令六卿會之所以聽而議之以遠近為之差也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與邦之大事邦之大役掌其禁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尊卑故也三公六卿大夫之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者以公卿大夫教治政事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故也國也郊也野也大事焉則戮其犯命者又欲使之無犯故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上時掌反　治直吏反

掌都家之獄訟而謂之方士者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謂大夫之采地都家之獄訟三月而後上於國者則以其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不言朝而言國者以其自有君從而異之也司寇聽其成於朝則獄訟成而後上於國也既成而後上於國而於羣士司刑麗法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人主欲其獄成而孚輸而孚者蓋如此也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四人分主一方也以時修其縣法則閒田之

在都家者縣師掌其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而其獄訟則方士掌之故以歲時修縣師之法歲終則又巡而省之以行誅賞凡都家之士所上治謂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訟則方士主之以上於國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造七報反道音導

以言逆人謂之訝故掌四方獄訟謂之訝士四方之獄訟謂掌四方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於邦國者諭之以罪之輕重刑之大小麗於罪則附於刑欲使之知避而無犯也上言四方下言邦國則以邦國在四方故也士典獄者也有治於士則有獄訟之治也造於訝士則以訝士掌四方之獄訟也亂獄謂君臣宣淫上下相虐之類訝士則往而成之所謂成者使兩議皆成之莫之虧也以其掌四方之獄訟故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以刑官所在則人無敢犯故也誅戮暴客者客者國之所禮而暴之則刑之所取也故誅戮之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者道謂誘致之贊謂利導之必使訝士亦欲人無敢犯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者誓禁之所施訝士讀之而已非掌之也必使訝士亦犯誓禁則施刑故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長丁丈反

掌建邦外朝之治者外朝詢衆庶聽訟獄之朝在庫門之外者也其位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左右有制不得以相踰前後有度不得以相越所謂法也其法一定而其義在焉位於左九棘孤卿大夫前而羣士後者以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為卑而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也位於右九棘公侯伯子男前而羣吏後者以公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為尊而羣吏則以聽獄弊訟為主故也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者三公事道諸侯諸臣所不能加而以答王為義故也鄉官帥民而在其後則民為貴於是見

矣棘之為木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赤事功之就也棘在外所以待事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象也故其位以棘槐之為木其華黃中德之暢也其實玄至道之復也文在中含章之義也三公之象也故其位以槐三孤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別於邦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則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司士以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尊後卑朝士以掌建外朝之法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卑後尊先卑後尊則先法之所制者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音皮

罷民不能自强以禮故怠於為善坐諸嘉石所以强其罷也窮民不能自伸其情故憂結於內立諸肺石所以伸其窮也不能自强以禮則在所平焉故役諸司空必以明刑皆所以平之使各當其分而已不能自

伸其情則在所達焉故士聽其辭以告於上皆所以達之使其情得以上聞而已故地道尊右而卑左嘉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而示其辱也肺石必在外朝之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然左為仁右為義嘉石在左雖所以卑之而示其辱以仁宥之而已故使州里任而舍之肺石在右雖所以佑之而欲其伸亦以義制之而已故立於右必三日而後達之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辟皮亦反趨七須反

所以草人而使便其事者鞭也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使趨就位戒之以肅也辟則使人避馬道之以正也禁慢朝則使之欽也禁錯立則使之正也禁族談則使之靜也孔子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不踰階而揖

不歷位而言則朝儀之法固如此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彼失而我有之之謂得伺度而得之之謂獲故易曰得難曰獲左傳所謂得器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西狩獲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也貨賄人民六畜皆其所失者也朝者行義之地凡得獲其所失者使之委於朝欲其見利而思義也旬而舉之則以求者或遠待之宜緩於司市也盖市者民之所會稽察者衆貨賄六畜其亡必得故得之舉之民無私馬民無私馬則亦市之為治欲民不以無故得利也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則朝之為治欲盡利以遺民也市言貨賄六畜而不言人民盖人民奴虜之亡者市

之所會稽察者衆非亡民所赴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治獄之期或一旬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或期者以遠近為之差也期外不聽者亦所以省獄息訟也蓋民之所急宜以時治苟為不急又在期外亦可以已矣又況獄訟追證聯逮及於平民烏可久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謂督償之人判書謂人執其一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則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謂盜賊之羣衆聚而成軍以攻圍鄉邑及家也如是者殺越人於貨凡民罔不憝人得殺之無罪則上下同其惡故也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仇讐之罪書於上而逋逃焉則其罪不嫌於不明故殺之無罪也凶而至於荒札而至於喪冦而至於戎皆故之大者其所制之刑所用之財宜有異於平日故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之加釋有趨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慮貶則財之省殺有紓一時之急者慮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特緩刑也慮貶則非特眚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

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司民主民數之官也在天有司民之星在人有司民之官人之所為者凡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然在人者亦庸詎知其非天耶掌登萬民之數則主其難也司民以其數詔司寇司寇獻之於王王登之於天府也自生齒以上者家語謂男八月生齒也女七月生齒也生齒則有食之端故皆書之於版版以木為之而其體平木仁民性含仁而先王成之以仁政故有取於木無高下老幼一皆容保之而使各當其分故有取於平國中謂王國也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郊野謂鄉遂也自國中至郊野皆辨之而

鄉異其男女則貴賤老幼强弱皆可知矣生者登之死者下之則其數之多寡皆可知矣以民數詔司寇

司寇刑官之長也司寇獻民數則以民之數有多寡而其刑之繁省可知矣小司寇言登民數則曰内史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獻民數於王則曰圖國用而進退之以司寇主刑而民之犯刑為其貧也故以

圖制國用為主司民言獻民數則曰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則司民主民數之官也生齒之不蕃

則以贊王者無以治之也故以治之為主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劓魚器反刖音月

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者刑之所施以應其罪之輕重也故司刑之所掌皆有法焉五刑之序皆自輕而入重蓋墨不足以懲然後劓劓不足以懲然後宮宮不足以懲然後刖刖不足以懲然後殺墨劓宮刖殺皆棄人之刑也然周官立刑之法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宮之屬則三百大辟則二百者皆所以世輕重也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之謂也以五刑之法詔刑罰所謂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惷愚以此三讞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刺七賜反耄亡報反

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之以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則有以寛之故有三宥之法至於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之故有三赦之法此三者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内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已司刺則以是法賛司寇聽民訟也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於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典之言欽恤五刑則先青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先重而後輕者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上有好生之仁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民莫之

敢犯矣仁之至義之盡也三刺先臣吏則以臣吏能循民志而違之也三宥者一宥曰不識則若仇讐以甲為乙而殺之也再宥曰過失若舉刃斫伐而悞中人也三宥曰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也不識過失遺忘致慎則或可以免焉故宥之而已三赦一赦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者是也再赦曰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已三赦曰惷愚則惷而又愚也孔子所謂古之愚也直是已苟愚而非惷幼而不弱老而不耄則不在所赦矣蓋幼弱老耄愚惷皆出於生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赦之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内而辭孚於外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而無疑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以道相與者相忘於道術之間以信相結者不約於大信之際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墨約劑將何所施哉惟其道天倍情而智鄙之相欺以偽見真而信誕之相疑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於是因時乘理事制曲防必有約焉以結其信必有劑焉以固其約謂之約劑則約有其劑也所以防其偽抑其欺故大而邦國微而萬民凡言有所未孚誠有所未著其約劑皆掌之於司約矣自治神之約以至於治摯之約皆

以重輕先後為之序也治神之約則若魯用郊之屬是也治民之約則若分衛以七族之屬是也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治功之約則若虢叔虢仲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約則若魯得用四代之器之屬是也治摯之約則若公孫黑使彊委禽之屬是也自治神至治摯其事皆有大有小大則書於宗彝盟諸鬼神無疑也小則書於丹圖以書之而其色則丹示其宣布著盡而無隱昧也若有不信而訟者則殺牲以弭其尸而辟藏所以重其事也不信者服墨刑則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為墨而不明故也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僭忒而變先王之政刑矣殺之宜也必六官辟藏則以盟約六官皆受其貳藏之故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謂之明明神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誓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則必約盖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必有盟盖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也既盟則貳之者盖其正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凡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貴者之盟也盟萬民之犯命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賤者之盟也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法者豈徒為是聽於神之虛拘哉盖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知欽於神而不敢慢也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為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焉盟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以為苗民

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者以為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後世人義不足以勝之欲畏不足以臨之慢人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脯酒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此君子屢盟詩人所以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氏所以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盟之不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茲其所以滋亂矣然後盟詛必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者亦以質之於衆庶使其不敢違焉故也既盟則又使為司盟共祈酒脯者蓋司盟又祈明神焉使不言者必凶矣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

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楬音竭璽音徙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惟金三品礪砥砮丹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玕而周官之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蓋禹貢之言諸侯之所貢者也周官職金則取於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下以職供謂之貢以征與貢異故也辨其物之媺惡所以別其物之貴賤也與其數量所以計其物之多寡也楬而璽之者楬以著其數量璽則封之以印也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則入於稾人也稾人曰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是也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則入於

犬金畜也故犬人屬於秋官各從其類也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者牲用之而後殺掌犬牲則所以畜之而生也祭祀則於是共之而已色之純謂之牲故毛以告牷所以貴純也伏瘞亦如之者伏謂軷祭王出則伏犬牲以車轢之而去也瘞謂貍祭爾雅曰祭地曰瘞薶是也凡幾珥沉辜用駹可也者幾珥則士師所謂刉珥則奉犬牲是也沈辜則大宗伯所謂以貍沉祭山林山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夫用駹不若用牷之為善故曰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相謂察知其善惡相犬者屬焉則以其屬有賈四人也牽謂用則繫而導之則以其屬有徒十有六人也政以正之令以治之則以犬人非特祭祀之犬而已凡田犬并掌故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

親親也有爵者桎則拘之以次重者而已所以貴貴
也以待弊罪則拘之至於斷罪而後已及刑殺告刑
於王則鄭氏所謂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
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是也奉而適朝士則為王欲
有所赦宥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者奉而適甸
師氏以待刑殺則刑於隱也亦貴貴親親之辨與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
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
麗於灋者亦如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
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
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搏普博反 踣皮北反

兠苦門反積子賜反

殺而辱之謂之戮殺而辱之豈特惡其害人哉將以懲衆而生之故以下士二人充其職而名官謂之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賊害人者諜反間者斬殺皆棄人之刑也或斬以分其體或殺而使之死亦稱其罪而已已得則斬殺之未得則搏之殺其親則賊仁莫甚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則賊義莫甚焉故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孟子曰賊仁謂之賊賊義謂之殘殘則殘其半體未及焚而滅之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僵其尸使衆視之而懲也新傳云云惟王之同族者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則正以殺之為事也大軍旅田役斬殺刑戮各應其罪之輕重亦掌戮司之也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各以

其所宜也墨黥其面劓截其鼻無妨於禁禦也然劓罪重於墨故遠之以關在外故也宮者則絕人道故使守內刖者斷其足則妨於禁禦可使牧禽獸而已故使守囿禿者使守積則王族無宮但髡之而已使守積積在隱故也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誤矣然公家雖可以畜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以禁而近之此吳子餘祭見殺於閽而春秋所以譏之與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為於偽反

隸於主而主掌之者隸之也隸主勞辱之役而司隸則為之長故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則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故也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者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也則司隸帥之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為之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

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

則人知罪之不可為也百官與凡守者則罪隸掌而為之役也雖充其役然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若其大者非所掌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者封國謂建諸侯家謂立大夫以官牛助之運物則罪隸在前牽之在旁徬之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征南蠻所獲之民謂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者蓋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亦各從其便器以為守衛之備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蕃扶元反

東南曰閩南蠻之別也亦征而獲其民謂之閩隸也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也而阜蕃教擾之則與掌畜所謂阜蕃教擾之同事也掌子則取隸焉子謂鳥所生者也閩隸掌阜蕃庶物則養之而使之取隸於已者也因致其義焉而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惟閩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哉如是則在國中而守王宮在野外而守厲禁誠心一意竭力衛上亦事之常然也此所以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也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夷所獲之民謂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則牧人其徒六十或不足以給其事故夷隸掌役其事也

與鳥言者鸚鵡鴝鵒教擾之則固能言矣則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生以鳥而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隸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北夷所獲之民謂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不言阜蕃者猛獸非所阜蕃故也掌與獸言者猩猩固能言矣則獸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以鹿而能鳴呼其羣以食非其言而然乎左氏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則貉隸與獸言亦不足怪也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鳥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而不違乎人矧夷貉之民哉

被其聲也雖本於非禮義之地道之以德化而使之
效順中國豈鳥獸之不若乎此亦先王之微意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二

宋 王昭禹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詰起吉反 令力正反）

主道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又況刑禁之設將使民易避而難犯苟匿為物而愚不識及犯又從而刑

之不幾於罔民者乎先王於大司冦正月之吉既使垂刑象之法以使有目者皆見又狥以木鐸使有耳者皆聞則人宜知所避矣然猶以為始和布刑止於邦國都鄙與萬民而已而未及於四方邦國也又設布憲之官使掌憲邦之刑禁而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此所以名官謂之布憲也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則四方雖遠又孰有不見聞而知者乎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所以致其義禁以止之所以致其仁故有刑必有禁亦期民之無犯而已先王懼四方之遠不能悉知則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又烏可緩哉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盖四國以六服之內言之也四方以六服之外言之也先有以扞蔽而定其內然後為之宣布其政教達之於外故言四方以别四國也周官正月之吉大司冦布刑於邦國都鄙則止於六服之內而已布憲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則及於六服之外也此

正與詩先言四國而後言四方同意以詁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非特邦國而已四方之遠則以威讓文誥為主故謂之誥也達於四海則四方之遠極於四海又見其遠之至也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者謂邦有大事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之也發之以為警戒之謂號令之以為法守之謂令揚子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布憲於合衆庶而號令亦欲其無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攘七羊反

殺戮者上所以誅惡也故掌戮之官掌之斬殺誅戮皆上之施刑於下也下以非法而相殺戮則在所禁

矣此禁殺戮之職所以設也掌司斬殺戮者謂非以法斬殺戮者司之以告而後誅之也於文反后為司后以執要而致簡則致詳而盡察者有司之事故司有察意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血者陰之傷也有司宜告而不以告攘獄者遏訟者事之大者宜至於獄事之小者宜至於訟者有司宜受而反攘郤遏止之如此則姦凶得以侵善良勢力得以抑窮弱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不草禁殺戮以告而誅之是所以佐善良扶窮弱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正征同撟居表

反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為終始而已逆理而害治者謂之亂恃强而虐物者謂之暴力正見傳亂則敗類暴則害物力正則以横逆而加人凡此皆下之難制者也述事為言答問曰語言語以信為主作言語而不信則誣僞以惑衆凡此皆下之難知者也政之不明也以下之難知政之不行也以下之難制上之所誅於是為急故以告而誅之誅庶民知此則自上可知矣凡國聚衆庶則非合衆庶也若祭祀甸役之屬是已有犯禁者則戮之以正其罪且巡行而狥衆以示戒也奚謂女之繫於人者隷謂男之隷於人者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故有犯命者則從而戮之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遂人皆治野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達其道路則凡以輔成遂人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達其道路者蓋司險所達非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者遺人所謂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所謂息也井所以共飲食樹所以為蕃蔽野廬氏則巡而比之也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茀不可行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道路宿息者所以為先王之制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先王之時涂地皆有人以為之守有賓客則令其人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相翔者語曰翔而後集彼翔而觀伺則有欲集而為寇盗之意故誅之所以禦姦也凡道路之舟

車輦互者謂舟行於水車行於陸或迫隘而相繫觸
相差互則為之序先後而行之所以息爭止訟也凡
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有節者至則欲達之
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之
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
其徒為之辟也禁野之横行徑踰者横行謂不由其
道徑踰謂不由橋亦所以防穿窬之盜也凡國之大
事比修除道路者國之大事則若大祭祀大賓客之
類其事在國中者也治其壞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
有修除道路者而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
怠也掌凡道禁則修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
騁於國中者是已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也修
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也前言國之大事則在國中
而已此言邦之大師則通國野焉令埽道路則所以
致潔也幾禁行作不時者謂不夙則莫不物者謂衣
服操持異常也幾微察之禁以止之皆所以防姦故

則彼之形神雖分為二而昔嘗合而為一矣此治其形者所以與致其神者同謂之蜡也掌除骴者人物之死其骨曰骴月令曰掩骼埋骴蓋精神者天之分也骨骸者地之分也精神與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所掩埋而藏亦歸於地而已蜡氏掌骴為是故也非特如此形合於神則為神奇而人之所親神離於形則為腐臭而人之所惡獨不見豚子之食於死母者乎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則蜡氏除骴亦以人之所惡者在是故也凡國人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者蓋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憒其志意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可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除不蠲所以致潔也任人謂司圜任之以事之人也刑者謂黥劓之屬也凶服則子見齊衰者之類也郊特牲言祭之日

水十里相冓則謂之溝水之大實則謂之瀆水之所會謂之澮水決於此謂之池溝瀆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亦所以息爭止訟也故雍氏掌其禁凡害於國稼者謂害國及稼也不言野而言稼蓋野之禁惟稼而已春令為阱擭溝澮之利於民者穿地為穴以陷禽獸謂之阱於阱中設木以載禽獸使足不及地謂之擭春令為阱擭以民方析而在田宜防其害也春令為溝瀆則以民方耕宜資其灌溉也所謂利民如此利則收成之時為其或陷害人也故令塞阱杜擭阱井也故塞之擭機也故杜之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苑囿也沈者酖也依山以為苑是使民得以專其利非善政也害之及於物者衆非仁政也此雍氏所以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萍音平

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蓋萍之為物能勝酒又不沈
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掌國之水禁者盖水雖有潤澤灌溉之利而犯之則
濡溺之則死民之迷愚至有決性命之情以爭尋常
之利而不顧患害者往往蹈而死焉先王豈忍坐視
而恬不為之恤哉故水之險惡能害人之所與夫不
時入水而捕魚鱉者一切禁之是乃所以為仁政之
周也萍氏則掌其禁而已幾酒謹酒者蜀黍為酒非
以為禍也酒之流生禍焉故以禮飲酒者常始乎治
而卒乎亂先王於為酒器每每致戒焉又況飲酒用
酒之際可不為之幾謹乎微而察之謂之幾制使勿
縱謂之謹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
用酒謹制其無度也周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
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
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

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成王之於酒致嚴如此而晚周之君臣乃至於沉湎淫泆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沉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寐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使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漏刻之早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也掌夜時者一日一夜凡有十二時夏則日長而夜極短冬則日短而夜極長春為陽中秋為陰中則晝夜分焉司寤氏司察夜事故所掌者夜時而已晝事無預焉以星分夜者星昰乎夜以日入而見以日出而没以星分之則夜之或長或短或中而分皆可定而無差矣夜士則主行夜徼候者也夜禁則所以止夜之行遊者

取明火於日而名官謂之司烜者易曰日以烜之蓋火本於日亘之而後明然爟與烜皆火而司爟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蓋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也故列於夏官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也故列於秋官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潔氣也以道言之則潔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夫遂陽遂也鑒方諸也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是也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圜陰陽者其氣也方圜者其體也火至陽之氣而陽為圜故取之必以陽遂水至陰之氣而陰為方故取之必以方諸以陽名陽以陰名陰各以其類也然陽遂又謂之夫遂者蓋遂以金為之火金夫也金火婦也以金得火夫應婦而至也方諸又謂之鑒者蓋鑒亦以金為之金水母也水金子也以金得水以母鑒子而子應也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者明齍以明水為齍也明燭以明火為燭也共明水者共之以

為玄酒以滌粢盛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者墳燭火燭也設於門外曰墳燭於門內曰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則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而軍旅修火禁者大衆所聚宜致懼故也屋誅謂舉家受誅也竁讀曰壙以埋其尸也明竁蓋揭其罪於竁上若明刑用梏焉司烜掌明竁則屋誅夜葬故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條音滌趨七須反辟婢亦反轘戶患反

條如條枚之條謂條理也狼猶狼之狼謂狼扈也先王立官掌條理道路之狼扈也以王與賓客之出入宜致肅馬故也鞭所以草人而便其事執鞭所以為威趨辟謂趨而辟也趨則走而致肅辟則所以使人避也條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也條狼氏以下士六人為之而其徒有六人則師其徒以趨辟與朝士師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同意然朝士所主者朝之事在士而條狼氏所掌者在道路而已王出入八人夾道則以八人之為數右不合六戾右者也左不合九戾左者也於王趨辟者取其左右戾而有別故用八人焉自公而下則各降殺以兩故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尊卑之辨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者執鞭以趨辟所以衛上也於誓而執鞭趨於前所以制下也然誓之所掌如此特於軍旅之時故也方誓用於軍旅之時羣吏聽誓於陣前條狼氏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者欲其聽誓故也必使條狼主誓以

掌辟之官以禁止為事故也誓右曰殺者為僕右誓其屬也誓馭曰車轘者為馭誓其屬也車之進止主於馭助車之進止者在於右則馭之為事尤重於右也故誓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蓋以車轘裂之則其罪非止於殺故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上大夫則亦為大夫誓其屬也關謂通之使聞敢不關則於軍旅之事無所聞也大夫雖不掌軍政於事當預聞而已其屬又豈有敢不聞者哉故誓之事曰敢不關誓之刑曰鞭五百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又曰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況軍旅於國事又為大者乎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

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比毗志反粥音育令力呈反

里門謂之閭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内外先王立官以修治其事故名官曰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宿謂守衛互謂行馬欜謂擊柝以待暴客修閭氏則校比之而已然所比者止於國中若郊野則弗預也與其國粥謂待而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脩閭氏比之而比其追胥者謂逐同盗賊者於比宿互欜亦因而比其數既比其人數則勤怠者可見勤則賞之怠則罰之故曰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謂行不由橋梁與野廬氏同意然修閭氏所禁者國中之行者野廬氏則禁於野而已不言禁横行則國中與野異矣以兵革趨行與馳騁於國中者為其惑衆也故皆禁之邦有故則當防非常之變故令守其閭互所

令者閭里之民也惟執節者不禁以其有節以達之則無所用禁也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冥音覓

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其害人則傷吾之仁政故設官以攻之而冥氏之所以立也趨利而避害獸之情與人同欲攻取之必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掌設弧張者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者為阱擭以陷之又鼓靈鼓使趨所陷也靈鼓則鼓人所謂鼓社祭者是已以事言之則靈鼓六面擊之則使之驚而疾趨以義言之則社稷能祓除災害用所鼓社祭者則歸賴於神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則非特有以為人除害而又有以資其物之利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庶章預反令力呈反蠱音古

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則生齒之數所以至於既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者謂之庶氏也掌除毒蠱者傳曰于文皿蟲為蠱蓋蠱之毒能病害人故也以攻說禬之則用祝焉與大祝之六祈所謂攻說同意以嘉草攻之則用藥焉與瘍醫所謂以五毒攻之同意用祝則治於未然之前用藥則治於已然之後凡敺蠱則令之比之者蓋其徒有四人則令使為之校以比之皆其徒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冥氏之攻獸有以攻其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名官謂之

穴氏螯獸則熊羆之屬也各以其物火之則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熯而出之則凡在穴者皆不能自螯矣以時獻珍異皮革珍異以共膳羞之用皮革以共器物之用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翨音翅 掎居綺反

鳥羽謂之翨鳥所以飛者在翨攻猛鳥者以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翨氏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者媒之以其類也掎之則係其足以禁其上出也以時獻其羽翮者攻猛鳥以除人物之害因以資其羽翮之利也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為主也然則獸入皮毛筋角入於玉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翨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玉府者蓋冥氏穴氏

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其所修之利衆所除之害悉所賴之獲多仁施及人於是為大以其所施者大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矣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柞側百反麓音鹿令平聲刊苦干反

除木曰柞詩曰載芟載柞皆除木之謂也盖先王欲其材木以為用則立虞衡之官柞而養蓄之詩所謂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是已欲其地作室以宅民治田而稼穡則刊剝而化之詩所謂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是已然則柞氏之所掌固先王

之所不廢也積木曰林山足曰麓草木所生林麓之地苟可以宅民稼穡者大司徒固嘗辨十有二土以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柞氏則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攻治之而已故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夏日至陽之日也陽木也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肆矣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者冬日至陰之日也陰木也以至陰之日剥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肆矣凡木之生於山南則為陽生於山北則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至陰之日而加以水火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矣若欲其化則春秋變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為土也陰木常以冬至之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常以夏至之日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蘖薄於陰陽相殄之氣化而為土矣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薙讀如鬀繩以證反音孕芟所銜反

薙草曰薙其字從草從薙則以雉有分域萌芟有時也掌殺草者凡物以陽生以陰死惟草之為物其茇則陰不能死薙草者必有以殺之然後其茇不復生傳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然則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此殺之之術也春始生而萌之者蓋草有萌則春感陽氣而生方其生氣始達則不能夷之使不生故萌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陽事畢而陰已生則生氣極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則夷而又生生而芟之也冬日至則陰事畢而陽已生則生氣復之時

謂之哲蔟氏哲言摘也蔟言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夭鳥不復至矣以方書日辰月歲星之號而縣其巢則去之蓋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可以勝夭十日之號則從甲至癸是也十二辰之號則從子至亥是也十二月之號則正月為娵十二月為荼是也十二歲之號則從寅曰攝提格至在丑曰赤奮若是也二十八星之號則從角至軫是也必以方書之者方木也以木為之其體方焉故謂之方木仁也方義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日辰月歲星之神天道也必有盡人道然後可以致天道而勝夭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者此也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蠹丁故反　禜音詠

羽可前者曰翦翦所以除而去之故除三物者名官謂之翦氏蠹物虫之穿食器物者蠹之入物雖盛以橐猶不免焉且橐而弗用是以有蠹故其字從橐從蟲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此除蠹之事也以攻禜攻之則猶六祈所謂禜攻也其攻則用祝焉以莽草熏之以莽草所以殺虫其熏之則用藥焉凡庶蟲之事則凡庶氏掌蠱毒之事翦氏與之通取聯事而攻之以蠱亦蠹之類也

赤犮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犮音拔蜃市軫反貍莫皆反

火大曰赤以戾右為守曰犮凡隙屋除其貍蟲欲其宣布者見以戾戾陰隱為守故名官謂之赤犮氏掌除墻屋則蟲豸藏逃其中陰以害物宜除而去之也以蜃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暴之使出也以灰洒毒之

則以蜃灰洒而毒之使死也凡隙屋除其貍虫則隙屋之中貍虫亦有害人者故除之矣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蟈音國去豈呂反鼃戶蝸反黽莫幸反牡莫口反蘜弓六反被皮義反

蟈國虫也尊者所居惡其聒焉故置官以去之而謂之蟈氏新經云云鼃音哇其鳴若哇也黽音猛其鳴猛也故蟈氏掌去之牡蘜鞠之不華者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則以牡菊之灰能制鼃黽而殺之故也以其煙被之凡水虫無聲則牡菊之煙水能制水虫而勝之故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炮步交反橭音沽又音枯

壺瓦鼓也涿擊之也擊瓦鼓以敺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掌除水虫則以其能害人者若南方水中狐蜮之屬含沙射人則死凡此類皆害人者也不可以不除焉炮土之鼓則瓦鼓也以炮土之鼓敺之則以土能勝水而制之也火石則以火燒石以焚石投之則使感陰陽相殄之氣而死也若欲殺其神謂水神龍罔象也牡橭謂榆木也以牡橭為幹從横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水神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水雖深深實為陵矣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夫深窮物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於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豈非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則其寓於政事之

間莫非道之所運豈庸常之所能知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大音泰

庭者所以治也以潔清為尚先王立官以去夭鳥使國中潔清如庭故名官曰庭氏夭鳥謂呼鳴而為怪者若鵩與鵶其鳴有禍皆邪氣所生民常忌之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若不見其鳥獸則若妖狐孽禽之類入夜而為妖非射之所能及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食所作者也常用此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

枉矢射之神則若神降於莘叫於宋太廟之類非鳥獸之聲也太陰之弓救月者也以此射之則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妖也於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可知之矣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囂五羔反嘂音叫

枚以竹為銜於口所以止言語囂譁也鄭氏謂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於項是也東山之詩言勿士行枚者蓋婦人之情望其夫無事於行陣銜枚故欲其無事於戰也掌司囂者司察在朝者言語之諠譁也祭祀貴靜而肅大祭祀尤致嚴焉故令禁囂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亦所以戒囂也軍旅

王之齒杖

記曰伊耆氏始為蜡祭以息老物杖則老年者恃之以為安亦息老物之類也故掌共齒杖者名官以伊耆氏也大祭祀共其杖咸者咸盛杖之器也先王貴老八十則杖於朝大祭祀致敬以承神雖老者亦弗敢杖也故有司共咸以盛杖而藏之言國之大祭祀則非大祭祀老而杖於朝者弗與矣軍旅授有爵者杖所以致卒伍而且以為威也言有爵者則老而無爵者不任軍旅之事矣共王之齒杖者謂王賜老者之杖也記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所謂齒杖也王以齒杖賜老者而伊耆氏則共其用而已夫人之生也大塊載之以形勞之以生佚之以老自賦形以至於老天地之所以安之也天地安之以其形先王安之以其禮共於伊耆氏則佚老之意可見矣然則軍旅授有爵者杖貴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三

宋　王昭禹　撰

大行人掌大賔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

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朝直遥反職内音同比毗志反好呼報反頫通弔反慝吐得反間讀去聲脤上忍反禬古外切

賓之字從宀從與從貝賓者主所宀也正趣隱以適已則利上趣明以與物則害也客之字從宀從各客雖主所宀也然不與之共休戚利害也司儀曰凡諸公相為賓則諸侯之君皆謂之賓也又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諸侯之臣皆謂之客也諸侯之君其勢則尊嫌于與王亢故欲其趣隱以適已則不疑于亢矣是以謂之賓也諸侯之臣其勢則卑嫌于屈而不能辨故欲其不與共休戚利害則能辨矣是以謂之客也凡賓客其禮或大或小或如常禮唯其時物也故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也此言賓則指要服

內諸侯言之也言大客則指邦國之孤卿言之也於
大賓言禮於大客言儀者禮以本言儀以末言尊卑
之序也子大叔見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對曰是
儀也非禮也此其辨歟春則東作之時也事作于春
故以圖天下之事秋則西成之時也功成於秋故以
比邦國之功夏則相見之時也謨陳於外則以相見
為主故陳天下之謨于夏冬則合聚之時也慮協于
內則以合聚為主故協諸侯之慮于冬諸侯有不順
王命者將命以征伐之事名而會有時而然以其征
伐討有罪也則有禁焉故曰以發四方之禁于巡守
之歲或不巡守會而見之以致制度衆國所同以其致
制度則有政焉故曰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恩問之而
已故曰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事育所察治故曰以
除邦國之慝間問存省之屬也以言問之則上下之
志無所不達故曰以諭諸侯之志脤以交神之福也
以脤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

諸侯有喜也慶賀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裁也致禬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于王者也時聘殷見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王致愛于諸侯者也諸侯禮致其勤王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内外之誠達尚何猜嫌疑貳之為患哉所以親諸侯者在是矣然或言諸侯或言天下或言四方者新經云云且天下之事于冬則窮矣于春則在所通之于冬則弊矣于春則在所新之先王將欲圖之亦未始敢忽必協慮于冬思患以預防之然後于春則圖之諸侯之慮既協而無間此圖之所以成也圖以謀事謀成則謨成矣謨成則功成矣今此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謨後慮終則有始故也自夏宗而下皆言以而獨春朝不言以者蓋春朝為朝禮之正非適為圖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

之繅音藻藉在夜反斿音留樊畔干反乘去聲軹之氏
反檳必刃反祼古亂反酢才洛反食音嗣積子賜反
勞老報反
相息亮反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蓋人非禮不立禮非儀不
行禮寓於刑名度數之間於儀則爲體儀見于周旋
動容之際于禮則爲用先王以其用而合其體故以
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
其賓客公侯伯子男之君其命者五孤卿大夫士之
臣其爵者四以儀而辨其命等其爵故曰九儀諸侯之
命諸侯之爵不同也而謂之同邦國之禮者比之謂
以不同同之也出于上下聽而守之者命也資于尊
所入小而人所奉者爵也有命然後有爵則命尊于
爵矣故諸侯則言命于諸臣則言爵與大宗伯言王
命諸侯則儐小宗伯則言王賜卿大夫爵則儐同意
也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謂之上公上公九命故

之繅音藻藉在夜反存音留樊畔干反乘去聲軹之氏反幭必刃反裸古亂反酢才洛反食音嗣積子賜反

勞老報反相息亮反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益人非禮不立禮非儀不行禮寓於刑名度數之間於儀則為體儀見于周旋動容之際于禮則為用先王以其用而合其體故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公侯伯子男之君其命者五孤卿大夫士之臣其爵者四以儀而辨其命等其爵故曰九儀諸侯之命諸侯之爵不同也而謂之同邦國之禮者比之謂以不同同之也出于上下聽而守之者命也資于尊所入小而人所奉者爵也有命然後有爵則命尊于爵矣故諸侯則言命于諸臣則言爵與大宗伯言王命諸侯則儐小宗伯則言王賜卿大夫爵則儐同意也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謂之上公上公九命故

其禮以九為節侯伯七命故其禮以七為節子男五
命故其禮以五為節公侯伯子男所建皆龍旂而謂
之建常以象其道故也上公立當車軹先儒謂轂末
車轅北向在西邊也侯伯立當前疾先儒謂駟馬車
轅前若輈人所謂輈深四尺七寸軾前曲木是也衡
謂在輈下車軛兩服之領前是也新經云云以相禮
曰介以相賓曰擯介擯所以傳辭也禾米芻薪曰積
所以給賓客之用也或多或寡亦隆殺之辨也先王
之待諸侯可謂厚矣未至則有委積既至則有問勞
有食禮以致其恭有牲牢以備其禮之盛有賛祼以
用其誠之至諸侯顧王所以待己者如此又安得不
相與一德以尊君親上哉是故諸侯以天子所以待
己者如是之至故不敢不盡其誠以將其意不敢不
備其物以奉其德廟中將幣三享為是故也且高不
足以有臨則不能使之入賓明不足以有察則不能
使之內向王者以至高至明之德則諸侯享之唯恐

其禮之不至儀之不縟此所以同于三享也夫道以三數酒以三行為至則享至於三豈用其至乎蓋天子之待諸侯諸侯之奉天子則尊卑未始有異心焉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則享至于三者儀之及物可知也享必于廟中者蓋恭敬者幣之未將君子不可以貨取而廟中則示其恭敬之至也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則彌蹙而畧矣以酒禮之則不祼焉以祼如祭祀非禮人君則弗用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見賢遍反嬪婢人反蕃音繁摯音至

自侯服歲一見至于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為之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者詳于治內而畧于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法其見有六歲之差其貢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也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然則書之周官言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則曰

六服羣辟莫不承德至于訓迪厥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益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邦采衛言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益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為已備矣故其限朝止于五服而已周官行人于六服之見則及于要服者則其治為尤詳于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然周制每歲則一服入見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此行人所以言衛服五歲一見而書之周官所以言五服一朝之意焉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者加地進律夫天子之巡狩其省方也如此則人所謂存之頫之省之者雖曰以恩問之而亦微察其如此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諭言語所以使之通也賓主不交辭亦不相接欲民之無相褻也協辭命所以使之交也古之名官以象胥以明所以懷而服之者遠也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聽聲音所以和其聲也瑞六瑞也節六節也達瑞節所以達四方而交之也度以度物也量以容物也同度量所以同四方而一之也有以交之也于是成牢禮若掌客之所掌是也有以一之也于是同數器若合方氏之所掌是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能達四方而交之同四方而一之然後下之所守同乎上之所制損益因革以時修之以之成大利以之致而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于是為至巡狩殷國之禮可以行矣此王巡狩殷國之禮所以在于修法則之後歟王巡狩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狩

傳曰諸侯有所謂王事者其朝覲會同之事職辨其位則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異正其等則有尊卑上下之差協其禮則有牲牢享燕積膳之具也若有四方之大事謂兵寇之類來告急者也禮不虛拘必有幣以將其恭必有辭以達其意行人於幣則受之于辭則聽之所以告王也凡諸侯之邦交謂鄰國之往來也小以事大大以比小絜然之文驩然之恩足以相愛接而四鄰睦四鄰睦然後可以藩王室矣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歲相問則比年之小聘也殷相聘則三年之大聘也大聘施于小聘之中歲故曰殷殷中也左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父死子立曰世世相朝則君親相見焉若相問相聘則遣臣而已凡此皆邦交之禮也若春秋之時邦交之法不修侵伐滅入無國無之則行人掌邦交之禮曷可廢哉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色吏反令力呈反

行人之官以其職之大也故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其職之小也故掌賓客之禮籍而已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籍則其禮之書也禮之數皆具于此矣四方之使者謂諸侯遣臣于王國也小行人以其職之小故待四方之使者也春朝正之時于時為造始令入貢則貢者下以職供而上得以興事造業也秋歲成之時于時為成終令獻功則功者事之成也諸侯入貢獻功而王必親受之則以諸侯為尊故也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國有小大其禮有等差而皆載之于籍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勞去聲

諸侯之入王以其在道塗之勞則必有以勞之以致其受也其勞之也不可以一而足故有逆勞郊勞之禮逆勞于畿始至而勞之于外也郊勞既至于館而勞之于內也眡館謂致館而且眡其便宜也郊勞則賓已至館故及郊勞則眡館眡館亦所以致受也將幣為承而擯謂廟中將幣以行享禮宗伯為上擯而小行人為承而擯之所以致敬也大客則擯之而見王使得自言也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為聽其辭而入告于王也

此亦尊卑之序然也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以禮致其敬于王皆國君之事故曰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王以禮致其愛于諸侯王使臣之事故曰臣之禮也掌節言凡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邦節也都鄙用管節而掌節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无節矣以旌節行之而已虎節人節龍節皆以金為之金不可變為義故

也旌節符節管節非為尊者將命則唯上所制期无失節而已故以竹為之竹有自然之節故也新經云云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吐電反信音申

以質言之則謂之玉以形言之則謂之器以合驗言之則謂之瑞玉所以比德器所以藏禮瑞所以應實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行人所謂成六瑞者如此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也故自王以下皆言執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也故自王以下皆言用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行禮者事之大合符者事之小故于宗伯言執而于行人言用此其辨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黄好呼報反

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蓋君子雖不可以貨取然亦不可以虚拘有物而无誠則禮有所不行謂之貨取可也有誠而无物則情有所不伸謂之虚拘可也故諸侯之致享内盡其誠心外備其禮物而行人所以合六幣也兩謂之合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之屬皆兩相合也新經云云合琮以錦而不以皮則皮者天為之文也錦者人為之文也天為文則本于自然人為文則出于或使自然之文非所以合琮故也琥為虎形象陰之效法故合琥以繡以五采備謂之繡故也半璧為璜北方之所用也故合璜以黼以白與黒謂之黼故也二王後享用圭璋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凡此六幣皆諸侯以享王為主以其有以通

其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有以因其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為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而使之不再而已故曰以和諸侯之好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槁苦報反 禬音會

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使之守吾土則必有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有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遠近勢雖有内外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也安可若是恝乎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于行人之官凡以治其事故而已病疾

為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利傳之謂之
賻助其不足謂之補也穀不熟為凶凶甚而為荒凶
荒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
也大宗伯所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是也
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
所犒禬具勞而稾則謂之犒禬衆財以與之則謂之
禬也大宗伯所謂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是
也福事則鬼神之所佑而人道所喜者也福事則在
所慶賀以心承禮而往則謂之慶加以物焉則謂之
賀也大宗伯所謂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違
神而為禍天所降曰災則在所哀弔哀則發于聲音
弔則如弔喪而用其至大宗伯所謂以弔禮哀禍災
是也凡此五物者先王用之以治邦國之事與其故
也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災則出于
所逢者也師役福事則或出於所作焉札喪凶荒天
事也師役人事也福事所樂也禍裁所憂也先天事

而後人事先所樂而後所憂此其序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樂音洛

前以五物治其事故主諸侯而言之故皆稱國自利害為一書而下主萬民而言之故先稱萬民然後五物事故亦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于萬民之利害稱及焉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

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不以周知之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巡行而辨異之有所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述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然則著古昔之唶唶傳千里之亹亹載之當年足以明政事施之來世足以貽後觀是其所以為書豈小補哉于萬民知其利害然後為之興其利而去其害如是則大利可致也于禮俗政事教治刑禁知其逆順然後為之禁其逆以達其順如是則大順可成也有以成大順則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可嚴而制之以義矣有以致大利則札喪凶荒厄貧可寬而恤之以仁矣夫如是則康樂和親安平可坐而致也蓋聖人以一身觀天下則一身必欲其康樂也以一家視天下則一家必欲其和親也以一國視天下則一國必欲其安平也民康而後可樂則康樂者出于民之性也民和而後可親則和親者出于民之情

也民安而後事平則安平者出于民之分也然民不能自康樂也所以與之為康樂者實君使之遂其性而民不能自和親也所以與之為和親者實君使之通其情而民不能自安平也所以與之為安平者實君使之明其分而已此康樂和親安平所以序于五物之後也然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狩天下每國辨異之名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者可謂知所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賔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

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

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相息亮反 鄉去聲

公侯伯子男之為賓孤卿大夫士之為客大行人則辨其命等其爵而待之以禮司儀則掌其擯相之禮而已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者禮之用容者形之變以言達意謂之辭守以參合乎上謂之令以手拱人謂之揖先人後已謂之讓儀容所以相接辭令所以相與揖遜所以相欽儀容辭令揖讓各有節司儀則以言詔之而已詔非特告也古者合諸侯則必為壇于國外以命事焉有事于壇者皆所以致其亶故壇之字從亶亶之為言致實以坦故亶之字從面從旦面實也旦坦也所以交神宜致實以坦故也壇必三成為三等焉以禮出道其數成于三故也所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是也宮旁一門

則覲禮所謂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掌舍言為壇壝宮棘門則其門以棘為之也詔王儀南向見諸侯此則合諸侯之時鄉明以聽天下者王也朝位王南面則其合諸侯而見之豈異此歟庶姓諸侯非王之親也故謂之庶姓異姓同姓則王之親也鄭氏謂土揖下手揖之時揖平手揖之天揖舉手揖之蓋異姓親于庶姓同姓親于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也如此及其擯之謂擯諸侯以前王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則以爵之尊卑而為之等殺如此也其將幣亦如之謂其將幣以享也其禮亦如之謂其禮之有祼也或于上等或于中等或于下等亦如此而已王燕則諸侯毛所以示慈惠而親之也貴老而尚齒故其儀如此齒則均也而以老為尚此之謂王燕則諸侯毛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

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謙然後拜而受之也至主
君之去賔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賔乃
再拜送之也致館亦如之者賔始至主國使大夫授
館主君又以禮親致亦所以示其愛之勤也其致館
也亦主君郊勞之禮也致飱如致積之禮者夕食曰
飱非若饔餼之為大也故如致積之禮三辭拜受旅
賔而已將幣請賔享主君也及將幣則賔始入廟主
君迎賔故交擯以傳辭也車逆拜辱主君以車送賔
屈辱其來賔車于是進而答拜主君也三揖三讓主
君揖而賔讓也每門止一相則為將致敬于廟也及
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擯相賔介相主合而言之
皆曰相也賔三揖三讓將登堂揖而讓主君也既登
堂以幣享主君主君則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
以主君于賔授幣則拜而受之也主君拜授幣尊其
所享賔拜送幣致敬于所享也每事如初也賔亦如
之鄭讀作儐言以鬱鬯禮賔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

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
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
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
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
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賔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
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賔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
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

欽定四庫全書

止于客也每門止一相為將致敬于朝及廟唯君相入則客相不入馬以君尊而客卑故也三讓客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授幣謂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于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也每事如初之儀謂享及有言也亦與諸公拜送幣之後言每事如初同也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者謂主君以醴禮客而客則私面而有私獻也私面者猶所謂私覿也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則私面固有私獻矣然或言私面或言私覿于卿大夫則有私面私覿有東錦乘馬而私面亦如之也昔晉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覿有獻亦可知矣別而言之則覿與面不同通而言之則一而已然使之私覿則禮也朝覲而行私覿則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再拜稽首所以致敬于所尊也君答拜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即

大門之內也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致敬焉未可遽問而勞之也問君客再拜而對鄭氏謂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客對鄭氏謂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君勞客鄭氏謂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問君則再拜對問大夫則對而不拜者尊卑之辨也勞客而客則再拜稽首以尊勞卑宜致敬而用其至也致敬而拜其至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饗食還圭其禮重于饔餼故也君館客客將去主君就省之也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尊故辟焉而介則前而受命也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客從而拜辱于朝者以屈辱主君之就館故拜而謝之也明日客拜禮賜謂拜乘禽君之加惠故也如入之積則始終皆三積也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

而為禮之隆殺以至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禮儀所以相接辭命所以相與餼牢所以致敬賜則主君之好賜獻則會歡之屬皆自上及下降殺以兩而為之豐殺如是則無過也無不及也一稱其爵而已凡賓客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于始而怠于終非樂于暫而厭于久卒如一而已此四方之賓客所以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親睦乃四鄰以蕃王室者以此道素行故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者稱其邦之大小而為幣之隆殺也以其幣而為之禮因其幣之隆殺而為禮之厚薄也如是則賓之所以繼主君者無過與不及而主君所以禮賓者亦無過不及矣夫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為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

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患豈為不豫哉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者不朝謂之正東鄉也不夕謂之正西鄉也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者謂常視賔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

周禮詳解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四

宋 王昭禹 撰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傳張戀反遽其庶反使色吏反難乃旦反馬故書作夷鄭司農讀夷使為句

大行人掌邦國賓客往來之大禮小行人掌其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是職雖分小大而皆以行為主故

名官謂之大小行人若行夫則行人之屬官而掌國使之小禮雖所掌者小而非智足以帥人者亦不足以充其任故名官謂之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傳鄭氏謂乘傳騎驛而使者蓋事雖小而欲急達故也媺惡謂吉凶之事蓋事小而禮籍有所不載故也若夫載于行籍之大事則有大小行人存焉非行夫所掌矣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則道用旌節以表之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則雖以他故後時而王命不可廢也居于其國則非以王命出行之時也掌行人之勞辱事則凡大小行人有煩勞汙辱之事皆行人掌之也夷使則介之者謂行人若使于四夷行夫則為之介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賔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疆居

良反

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葢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官雖同而所主之意則異也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謂邦國賓客取道往來者而環人則逆送之通與易所謂往來不窮謂之通同意以路節達諸四方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故以路節達諸四方則掌節所謂道路用旌節是也舍則受館者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賓客至則環人受之也令聚欜者謂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則環人乃令野廬氏也有任器則環之者謂賓客有任用之器環人則令其屬合守涂地之人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送逆及疆者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賓客始來而逆之終去而送之皆至王畿

之界所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賔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賔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賔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閩亡巾反使所吏反賔相之賔註作儐

象胥掌四夷之言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言託鞮言知譯言易此獨以象言者舉

一以互見也必言象以周之化自北而南以言其所
致者遠也先王立官以道夷狄之言凡以相之而已
故名官以象胥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
于中國疆以周索有教以導其志有政以齊其行於夷
狄疆以戎索則立官以寄象鞮譯而已此詳畧之辨
也夫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殊方異俗莫不同風承德
梯航而來則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歸欵輸誠歲無
虛月象胥之譯其言又曷可少哉故掌傳王之言而
諭說焉諭則使之俞其言說則以言明其理彼聞吾
王之言將心悅而誠服如五音之和于耳又安有乖
而不和者如嬰兒之親父母又安有疏而不親者哉
然在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皆有
圖地掌于職方而可辨數要者也象胥言掌蠻夷閩
貉戎狄之國使不言其國數則象胥所掌非特職方
可辨數要之國也故不言其數焉若以時入賔則協
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者入賔則行人所謂世一見者

是也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故也協其禮則四海之諸侯其爵不過子而已以禮待之協之則有同而無異矣然則協其禮豈特見于饔餼饗食之間哉參蕭之澤及四海有所謂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則天子又有乘馬路車以致其好而成之以禮也與其辭言傳之則接之以辭言象胥則協其辭言傳而通之也王制曰達其志通其欲與此所謂協其辭言傳之同意也凡其出入送逆之則送往而逆來也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者禮節所以相接幣帛所以致享辭令所以相與象胥則掌擯而相之也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擯禮之者謂軍旅以征伐時會以發禁殷同以施政四海之諸侯或遣臣以聘問則象胥擯而禮之也凡作事謂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于四夷者謂有戎事于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故大事在諸侯然則彤弓錫

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辭或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長上聲守

去聲從才用反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其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理之掌客掌其等數而并掌其政治者蓋先王之制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外殺禮則有政治矣王合諸侯則五等之國君咸在則其禮必有以優異之故享禮用十有二牢以王禮之數而庶具百物焉諸侯長謂上公九命作伯者也禮用十有再獻則非特具十有二牢而已于獻又所以致天子之厚意矣王或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犢則貴誠而不貴味也故郊特牲亦曰天子巡狩諸侯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備物也言王合諸侯而饗禮遂言天子巡狩殷國而國君膳以牲犢禮務施報也蓋天子施禮于諸侯備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禮于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

托丁故反乘去聲大音
泰食音嗣見賢遍反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饔食之盛禮有牢有獻有膳有燕餰鼎簋壺之類醯醢禾米之屬禮備其物物備其數然食之弗愛是以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受之而弗敬是以獸畜之也則有辭受揖遜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又況其受之乎拜揖辭受恭之文也禮而祼之則又盡其恭之之實也問勞送逆受之文也後夫人致禮則又盡其愛之之實也先王所以致愛與恭如是其至而諸侯又安得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大者以仁比小小者以智事大相朝之君相聘之使旌節繼道講信修睦未嘗或絶者實有以致之也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眡飧牽者賓始至則有夕食之飧其致飧也羊則牽而致焉上公飧五牢侯伯飧

四牢子男飧三牢皆眡飧牽者各眡其數而已上公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子男一問皆脩于其始至以問間澗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也羣介行人宰史皆公所以從行者也尊其君以及其臣故于其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臣有牢而君用脩疑其非禮恐有脫誤葢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由此觀之則羣介行人宰史之有牢不為過也至于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其爵命為隆其禮為獨優故也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食謂庶羞美而可食者也其設葢陳于楹外東西共四列也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簠所以盛稻粱者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堂上四東西夾各二子男堂上二東西夾各二上公豆四十壺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葢豆公堂上十

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禮器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也壺所以盛酒者也其設于堂夾亦如豆之數也上公銅四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子男銅十有八銅羹器也則公堂上二十有二東西夾各十侯伯堂上十有二東西夾各八子男堂上十東西夾各四也上公鼎簋十有二侯伯與子男亦皆十有二者鼎牲器也簋黍稷之器也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產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為養皆食之至也故合鼎與簋而言之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其數皆止于十二鼎正鼎九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也簋堂上八東西夾各二也上公牲三十有六侯伯腥二十有七子男牲十有八牲即牲之腥者或言牲或言腥互見也三牲具為牢而每牢皆九為列上公牲四牢則凡三十六也侯伯腥三牢則凡二十七也子男牲二牢則凡十有八也皆陳于阼階前也

饔餼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饔食熟焉其氣和之至也餼可食之物生氣存焉此乃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其死牢如飧之陳則上公五牢侯伯四子男三皆陳於門西也牽生牢也上公四侯伯三子男二皆陳于門西如積也上公米百有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四秉曰筥筥皆橫陳于中庭也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車皆陳以車盛甕而陳之也醯陳于碑東醢陳于碑西也既陳則不復用車矣故侯伯子男言皆陳而不言車也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車米載米于車也米四牢四牢分為四列然則牢十車則車米凡四十車也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車禾載禾于車也禾槀實并刈者也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夫死牢如飧之數上公飧五牢牢十車則車禾凡五十車也四秉

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皆陳謂陳于門外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而薪從米芻從禾也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則降於公也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降於侯伯也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者乘禽謂乘行羣處之禽雉雁之屬是也殷膳大牢殷中也謂于中又以大牢膳賓示儉文而不忘賓也侯伯言膳大牢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然獨于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亦以及歸可知也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以恩為主唯以恩為主故異于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算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則王所以致愛于諸侯于是為至矣其數或三或再或壹亦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

或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且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所以將意而致敬者不可失故也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凡此皆邦國之諸臣從諸侯之賔者也尊其君以及臣臣故有飱饔餼之禮焉然其禮之隆殺各以其爵等之上下而為之也上介則以其於諸侯之臣為尊宜有以優異之故獨有禽獻而其餘則無有也上公大夫致禮以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夫人致禮所以助王養賔亦夫婦相成之義也壺陳于東序籩豆陳于戶東凡夫人致禮于諸侯皆使下大夫致之也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大牢則殺于上公也夫人致禮于子男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則又殺于侯伯也然此特言膳眂致饗者言夫人致膳于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

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于賓也以羔則以其摯見焉
子男獨言親見者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見者
必親見乃致膳矣不言羔則蒙上文可知也既見之
又膳之者亦所以助王養賓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
亦禮之殺也先王之于祭祀致愛致敬其于承賓也
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
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之所
昨也及其承賓也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
人致飲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唯以所承神者
而承賓則致愛致敬可謂至矣諸侯眂王所施如此
又孰不思所以
厚報之也哉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
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

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所教反牲音腥

前言凡介有殯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謂其從君而來也今此言卿大夫士為國客則以聘問而來也若以聘問來而自為客則王所以待之亦如其為介之禮也先王待賓客其禮為有常制而其用則因時而制宜以財之所入為有限而其用則不可以無節也故國新凶荒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焉國新謂新建國也凶荒謂無年也禍烖謂兵寇水火之變也國之所費既多則宜節用焉故禮不得不殺然制其正不制其殺則禮之本寧儉故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

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㰅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復扶又反

從才用反相去聲

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以訝四方獄訟為主掌訝以訝賓客為主唯以訝獄訟為主故謂之訝

士士刑官也唯以訝賓客為主故謂之掌訝所掌者訝而已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籍謂九儀差數之籍也所以訝賓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而為隆殺之節焉異於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謂戒牛人羊人倉人委人之屬葢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戒之使各早正素備以給賓客之用也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謂與訝士也以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及宿則令聚㯿謂令野廬氏也以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㯿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之于賓也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謂賓有所求索則為通之也及將幣為前驅則道之以至于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則掌訝入復于王也及退亦如之亦復于王若孔子所謂賓不顧矣是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治謂理

其事也賔客之理其事則以告訝掌訝爲如朝而理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謂凡賔客從行之人或出則掌訝使其屬道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賔至逆之於疆則其歸也亦送之至于疆也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謂賔客之爵命有尊卑王所使訝賔客之人亦不同也諸侯之爲賔以其有君道焉故皆訝之以卿以王之卿則六命其出封則爲侯伯王之禮於上公王之禮於諸侯則卿皆見而致膳焉使卿而訝諸侯固其宜也若卿而訝之以大夫大夫而訝之以士亦其宜矣士皆有訝謂公侯伯一命之士也亦以士訝之而已故曰皆有訝焉凡訝者賔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賔客方至則掌訝往而詔相其事也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賔客有治令而掌訝則爲之

掌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辟音避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勲不成先王設官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此其名官所以謂之掌交歟掌以節與幣者節謂道路用旌節以表之也幣謂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故也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守然邦國之諸侯衆矣非若左右之近邦國之萬民衆矣非若畿甸之近也然則苟非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彼將何從而為之儀唱乎君者臣之唱也彼將聽唱而應矣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視儀而動矣道王之德意志慮所以為之儀

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乃能然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者夫三等之邦國星分棊布于九州之內其勢疑若睽間而相絕然先王制為朝覲聘問之禮行于其間則有往來不窮之通矣掌交又以幣將其意而結其交好則又推而行之以致其通矣謂之通事如斯而已往來不窮者天之道也推而行之者人之道也先王立掌交之職亦所以和同天人之際矣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先王之于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分民而與之治患其擅一國之名寵則或至于倚勢以自驕專制節之大權則或至于怙侈以滅義將欲防微杜漸折衝消萌使之懷德而不敢攜畏威而不敢侮則王者威福之柄

其可不謹乎然則掌交諭之以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是盡其所以福之之道也諭之以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盡其所以威之之道也九稅九職之稅也方其裂地以封之固已使之得征其民而莫不知有之以為利也今又諭之以九稅之利使知任土焉九禮九儀之禮也方其列爵以等之固已使之各守其爵而莫不知守之以為分也今又諭以九禮之親使知分守焉九牧九州之牧也太宰于施典之際固已建其牧而莫不知小大以相維也今又諭以九牧之維使知聽令焉九禁九法之禁也九戎九伐之戎也大司馬以九伐之法固已正之而莫不知奉法而畏威也今又諭以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免兵馬彼又安有弛慢怨忽以違王命者哉然則宗周之時六服承德庶邦丕享凡小事大以藩王室者掌交之諭豈小補哉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長丁丈反

掌都家之國治其官以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為之而名官謂之朝大夫者以其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有以智帥人之義故謂之朝大夫也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于國

則朝大夫掌之也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朝大夫日朝以聽其事故以達之于都家之君長君謂其國君也長謂其卿大夫也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使者皆令也國有政令則令朝大夫以告都家之吏也凡都家之治于國也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以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故凡事之小者有治于國皆因朝大夫以達于國然後聽之也若事之大者則非因于朝大夫必都家之君長自達于國也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朝大夫弗預焉都家司馬弗達之過也故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也先王置朝大夫之君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于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以至于數百里之遠不啻若左右之近若耳目之前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彼有堂上之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戶外遠于萬里者蓋失于此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冬官考工記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悪而不可不為者事道一而能易則雖不主故常而未始外乎事事悪而有為則雖麗乎形數而未始離乎道道未始外事此幽者之所以闡也事未始離乎道此顯者之所以微也莊子曰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此自無以適有由道以之事者也又曰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此自有以適無由事以入道者也是以聖人體

道之常無以應天下之有體道之至虛以應天下之
實而未始廢于事也故六官之設始于天官以掌治
而治以道為本終于冬官以掌事而事以智為主蓋
道出而生智智則貞固足以幹事也冬于方為北于
物為罔北宅乎幽罔未有形隱于此乎終陽于此乎
始芸芸之物自此而復乎道擾擾之緒自此而之乎
事道之與事曷嘗相離哉聖人散道之妙以寓于事
即事之粗以達于道故備物致用雖皆法度之陳迹
而立象明意莫非性命之真理由此觀之則考工之
所記特技巧之事而已哉然其名官謂之司空則以
其空土以居民故也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居四民時地利者事職之體用也而記者止謂之
考工則事官正以典事為務故也先王名官以司空
則以居四民言之也作記者以考工言之則以時地
利言之也夫百工之事雖本于聖作智創而非巧述
工守則不足以設施而致用此百工所以與於六職

之一也然工之事有精粗有能否餼廪欲稱事則工不可以不考也賞誅欲當事則工不可以不考也作記者謂之考工凡以質其成效而已然典禮殊缺學者雖不覩聖人之全經而先儒追述之功亦不為無補矣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

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與音預埶同勢

長丁丈反

夫天職氣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則凡麗乎陰陽之域者未嘗無職也有所受而聽之者謂之職天地雖大而受職乎道聖人雖尊而受職乎天臣民則卑而受職乎君一失其職則傷之者至然則自王公以至於士大夫工商農婦之屬又安可以無職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王公士大夫勞心以治人者也百工商旅農婦勞力以治于人者也自王公以至農夫謂之六職而百工居其中故曰國有六職而百工與居一焉事道者逸事事者勞无為而尊者逸有為而卑者勞王公尊而事道故坐而論之逸而无為者也士大夫卑而事事故作而行之勞而有為者也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夫致治之序本在上末在下王公務本以經治故坐而論道以謀其始士大夫務末以贊治故作而行之以成其終坐則無為而未始有作論則言之而未始有行然則士大夫特推王公所論之道作而行之以見其事業而已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五材者民器資之以有成者也一材不可闕而一器不可廢則以飭五材以辨民器百工之事也又烏可後乎哉然欲辨民器必先飭五材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面埶惟窺理所在然後能審曲惟正體所向然後能面埶五材天之所生必致力以修飭之然後可以為民器則若飭木而為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劍削之屬飭土而為甗甑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飭材以為器而民器各有宜焉不可以不辨其為輪也辨其高下之地其為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為庛也辨其地之堅柔其為劍也辨其士之上下故曰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

器謂之百工物貴為珍物殊為異所貴所異者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資以為用商旅所以遷有資無而物賴之以通焉故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百穀雖有種而不能自生雖有生而不能自長所以生而長之實賴三農之為故為之耕耨為之播種去其蟊賊薅其荼蓼實穎實粟既堅既好者三農生長之力也故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人無羽毛以耐寒暑所以禦寒暑者必藉乎衣服先王稽其女功使作二事治絲而成之以為帛治麻而成之以為布卒歲必有衣褐當暑則絺綌凡皆婦功之所成也故曰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六職之序王公制法以示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治百工者也商旅通物以資百工者也農夫長財以養百工者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者也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百工之上商旅農夫婦功之事在百工之下焉荀卿曰精于道者兼物物精于物者以物物王公士大夫精

傳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粤之無鎛工燕之無函工秦之無廬工胡之無弓車之工皆以其地之人少習而成之故不置是工也蓋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而後見所巧粤人之巧皆長於為鎛燕人之巧皆長於為函秦人之巧皆長于為廬胡人之巧皆長于為弓車故雖天下之良工吾知其不容于四國凡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是以粤無鎛工非無鎛工也以其人皆能為鎛故也燕無函工也非無函工也以其人皆能為函故也秦無廬工也非無廬工也以其人皆能為廬故也胡無弓車工非無弓車工也以其人皆能為弓車故也古者處工于官府使工與工言器段氏為鎛函人為甲廬人為廬器弓人為弓輿人為車皆以官府處之所謂無者非無是人也官府無是工故也詩曰庤乃錢鎛則鎛者治田之器也先儒謂粤地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則函者甲冑之屬也先儒謂燕近彊胡

習作甲冑盧戈戟之柲也先儒謂秦多細木善作矜柲
弓車射乘以攻戰先儒謂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
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則四國之
無是工皆以夫人能為之故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知音智創初亮反
爍始灼反又作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蓋發而制之謂之創非智足以窮性命之理則不能及此故曰智者創物分辨而審其才謂之述非巧足以循度數之迹則不能及此故

又音
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寒暑運之以為時者也故曰天有時剛柔燥濕在地化之以為氣者也故曰地有氣萬物盈于天地之間得時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則天地之美具焉故曰材有美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而合和成就實有資于巧者故曰工有巧此四者皆有以相成無以相廢合而用之闕一不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良甚善也天之合也若不慮而知則謂之良知不學而能則謂之良能皆出於天合之自然而非人為之或使也苟其取材也上不得天之時下不得地之氣雖有得材之美與夫得手應心之巧是成於人為之成使非自然之甚善也其可以為良乎是故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其斬陽木則必以仲冬其斬陰木則必以仲夏弓人之為弓于冬則析幹於春則液角於

夏則治筋于秋則合三材此所以因天時也貢金錫
則責之揚貢杶幹則責之荊貢孤桐則貢于徐漆枲則
貢于豫以至于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此
所以因地氣也相幹則欲其赤黑而鄉心陽聲而遠
根相筋則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則欲測絲則欲
沈以至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凡此
皆材之美也輪人之為輪則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
量可權輿人之為車則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
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三材既具巧者和
之以為輪六材既聚巧者和之以為弓凡此皆工之
巧也列子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物職所宜蓋變者
天道也而天道之所變者生化者地道也而地道之
所化者形然天道遠而尊地道近而親則物性之所
宜亦繫諸地而已自橘踰淮而北為枳以至貉踰汶
則死此地道之化也自鄭之刀以至遷乎其地而弗
能為良此物性之宜也自燕之角以至吳粵之金錫

則物之有用者存乎材也自天有時以生以至有時以澤則物之有體繫乎天若五方之土各有所偏五土之物各有所宜結而為山嶽其形不類融而為江河其流不一橘踰淮而北為枳則植者因之而不同也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則動者因之而有異也而非特此也至於工餙之而為器亦然以刀之良則必求之鄭而不可以求之宋以削之良則必求之魯而不可求之吳粵此亦物性之宜資於地氣者然也至于角之美者莫如燕幹之美者莫如荊笴莫美于妢胡金錫莫美于吳粵則人養之為材亦因其地氣之為美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則陰陽之運所以生殺萬物者也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則感陰陽之運而生死者也石有時以泐或以盛暑而解散也水有時以凝澤或以寒温而融結也此天時地氣材美之不同而工之巧當審焉故不言工巧也

埴言其用攻皮之工以函為主設色之工以畫為主
刮摩之工以玉為主皮色言其體刮摩言其用若夫
水火之材則飭化之以運用此六者而已故于水火
不言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者輪人為輪輿人為車弓
人為弓廬人為廬器匠人為宮室之屬車人為耒之屬
梓人為筍虡之屬此攻木之工七也築冶鳧㮚段桃者
築氏為削冶氏為戈戟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
桃氏為劍此攻皮之工五也畫繢鍾筐㡛者畫繢之事
官異而職同鍾氏則染羽㡛氏則練絲而筐氏闕焉此
設色之工五也陶人為甗旊人為簋此摶埴之工二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體常而盡變者道也聖人體道之常以處已故先聖
後聖同乎一揆彼時此時同乎一心若合符而无異
矣盡道之變以趨時故觀會通而行典禮揆時物而
備制作此四代所以有異上矣是故時方上質不以

文減質時方上文不以質勝文其所以立成器而為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虞夏之文不勝其質然夏之質又不若虞之純故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商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商之文又不若周之備故商人上梓周人上輿有虞氏以德而帝而純樸未散陶工為器則質之純也故上陶記言泰有虞氏之尊又曰有虞氏之瓦棺則上陶可見矣夏后氏以業而王而營制稍興因上匠而為宮室溝洫以居處灌溉則質之散也語言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上匠可見矣商則王者之道自此成矣王者之業自此著矣王盡制而禮樂之器不備則無以為文故所上者有在于梓所以為禮樂之器也至周則經制廣而庶事備苟一器之不完則經制之理未廣一物之不設則庶事之宜未備故所上者在於輿以一器而工聚者於車為多也四代所尚亦各因時而已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車象三才而利轉通上下乘之其載有輿其行有牙其服有輈其指有軏以憑為禮則有軾以道軾而為之先則有軓虛而善心則有轂運而無窮則有輪實輪而湊轂則有輻作止而由之則有軸以至為較為輜為軝為轐蓋之圓以象乎天軫之方以象乎地其事詳其物重其義廣其制煩則工之所聚可謂多矣

然自攻金設色之工而下其數或以五或以二而攻木之工獨有七焉則車工之為多可見矣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

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柲兵媚切迆以氏反殳立殊反酋在由反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車有六等所以法易六爻之數也十分曰寸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為四尺是軫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自軫而下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為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於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於戈故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於殳故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戟故謂之六等始言車有六等之數終言車謂之六等之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樸普剝反屬章欲反戚將六反又音促庳音婢阤文爾反

載物者莫先于車運車者莫先于輪昔之聖人觀轉蓬而為輪輪行可載然後為車則車之作輪實為之先焉故察車之道有二一曰載于地者始二曰欲其樸屬三曰欲其微至車之材衆矣而載于地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輪之行以完久為固以戚速為利故不樸屬則無以為完久樸屬言其附著之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微至言其踐地之少也夫三年為車無一尺之輪則莫能運轉則車雖善載非輪其能

行乎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則其曲中規則輪雖善運非人其能為乎輪既為之于人苟不察其樸屬而微至則説輹之虞輪載之敗不旋踵而至矣轂以為利轉輻以為直指牙以為固抱輪人為之則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然後可以盡為輪之善也用車者必加于此葢得其要矣不然則莊周天道何以獨取輪扁斵輪記考工者何以獨首于輪人與輪已崇則過于六尺六寸而軫過四尺為太高也人斯病于難登輪已庳則不及于六尺六寸而軫不及四尺為太下也馬斯病于難引故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于馬終古登阤也阤阪也終古猶言常也輪庳則馬髙馬髙則其引輪也常若登阪雖倍用力馬疲而車不進之矣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

之崇而人之長短升降以此為節故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矣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牙音訝敝必世反又伏滅反

車雖器之一物然工之聚于此為多輪雖車之一物然車之行必先乎此故察車始自于輪此古者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亦以輪人為首歟輪雖一物體具三材轂輻牙是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故古者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夫時有冬夏木有陰陽因其時而斬其木必得天地之和氣故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轂輻牙之材生于天而成于人生于天則有莫

為之之和成于人則有或使之之和然則和者天也和之者人也故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非特是也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則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豈苟乎哉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轂中虛而有容是無有也而車賴之以為用故有取于利轉輻實輪而湊轂非無有也而車賴之以為利故有取于直指若夫牙則周圜轂輻以運行其利用故有取于固抱惟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能抱合是三材以為輪輪雖歷久而體敝三材各處其所猶不失職是以謂之完也夫在物宜完者也在身宜完者元也元缺而不周則不可以為完元傷而不全則不可以為完然則三材所以為完者亦以其周而不缺全而無傷故也莊子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此志之完完之在人者也輪人曰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此輪之完完之在物者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幎莫歷反 圜于權反 掣音蕭 稱尺證反 眼魚懇反 幬音疇 綆音餅 蚤音爪 菑側吏反 齵音偶

輪侖也一實一虛一有一無運而無窮無作則止所謂侖者如斯而已輻畐也畐言其實也實輪而湊轂致福之道也轂穀也穀言其善也輪為善首則轂為善心此所以為穀也轂輻牙分而言之則謂之三材

望畧而視詳于輪獨加望而眡者察車自輪始故特致其詳焉綆謂輪箄下文所謂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是也菑謂輻入轂中也蚤謂輻入牙中也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行不掉故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以輪之鑿孔取其正也入牙之蚤與入轂之菑上下兩相當而無齟齬之不齊則輪雖久敝而無方而不轉之患故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匡言方也凡物圜則運而轉方則礙而止故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稹之忍反　敝婢世反　藃好角反又呼報反

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謂輪之踐地處者也所謂榑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者榑言度兩漆内之尺寸也牙圍不漆者内外面各一寸則六尺六寸之輪其漆内凡六尺四寸也中詘之則于中詘其半是為三尺有二寸故以三尺有二寸為轂之長以其長為之圍則亦三尺二寸矣以其圍之防捎其藪謂衆輻所趨之地也防與王制所謂祭用數之防同也以繫辭歸奇于防以象閏者言之則防為四分之一矣捎取也謂于轂圍取四分之一以為衆輻所趨之地則藪凡八寸矣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去起呂反賢胡眄反軹音只篆直轉反數色角反幬音籌

則約若人之脛近足之骹以輻三分之長殺一以向牙以股三分之圍去一以為骹則本大末小此所以深泥莫之粘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揉而九反槷魚列反見賢遍反

火剛而善變凡物之曲直者資其用以正焉水平而無私凡物之輕重者資其體以定焉揉輻以火而齊其曲直之句倨故曰揉輻必齊者取諸易直故也沈輻以水而均其輕重之淺深故曰平沈必均者欲其肉稱故也然輻資牙以指牙資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用于槷而自固故曰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雖用槷以行而摇動則槷出而見矣故曰不得則雖有槷而行必足見也

者薄之故欲杼杼言削薄其踐地者行山必于股轂
皆等也故欲侔侔言上下之適等也澤水地也行澤
者以薄為和故杼以行澤則是劉塗而塗不附山石
地也行山者以厚為利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而
輪雖敝不甐于鑿蓋石
雖齧之而其鑿不動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挫作卧反

凡揉木者宜審曲面埶順其形性之自然而屈之以
火違而逆之則外廉而絕理內損而挫折中旁腫負
而起善揉牙者無此三患然後可以成固抱之功是
故謂之用火之善傳曰恃自負之木則千歲無輪苟
御曰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
曲中規皆成於矯揉之善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

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矩同 縣懸同

規矩正方圓準繩以正平直權以正輕重量以正多寡器而具此六者莫如輪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故規之以眡其圓矩之以眡其匡萬于文宜為方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欲其應于繩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欲其應於權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欲其應於量也可規可矩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而輪無不善則國人無以過其巧故曰國工夫士善於一國則謂之國士若工巧於一國則謂之國工宜矣